

世界著名科幻小说

选粹

科学普及出版社

陶威尔教授 的头颅

[前苏联] A·别利亚耶夫 著

李德容 译

世界著名科幻小说选粹

陶威尔教授的头颅

〔前苏联〕A·别利亚耶夫 著

李 德 容 译

科学普及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陶威尔教授的头颅/(前苏联)别利亚耶夫著;李德容译.
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95.12
(世界著名科幻小说精粹)

ISBN 7-110-04028-3

I. 陶...

II. ①别... ②李...

III. 科学幻想-小说:长篇小说-前苏联-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9130 号

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白石桥路 32 号 邮政编码:10008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北京燕文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6.25 字数:134 千字

1996 年 1 月第 2 版 1996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5001—15000 册 定价:6.50 元

序

科学小说（也称科学幻想小说）是本世纪初从西方传播到中国来的。虽然研究科学小说发展史的学者普遍认为，1818年玛丽·雪莱的《科学怪人》的出版，宣告了科学小说的诞生，但是科学小说真正的发展还是20世纪的事情。

在中国，一批思想敏锐、目光远大的前驱者在探索中国现代化的艰苦历程中，很早就选择了西方的科学小说，将它陆续译过来，作为疗治中国痼疾的良方，这不能不值得引起研究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学者的格外重视。在这方面有很多人们十分熟悉的例子，譬如梁启超翻译了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1903），鲁迅翻译了凡尔纳的《从地球到月球》，（改书名为《月界旅行》，1903），后来又翻译了同一作者的《地心游记》（书名译为《地底旅行》，1906）；与此同时，天笑生翻译了凡尔纳的《无名之英雄》（1905），周桂笙翻译了《地心旅行》。仅凡尔纳的《八十天环游地球》一书当时就有4个译本。

不仅有过一阵科学小说的翻译热，最为值得注意的还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巨匠们，从倡导科学与民主的大前提下，非常精辟地、富有远见卓识地阐述了科学小说这一新的外来文

学品种的社会功能，这方面当以鲁迅先生的论述最有代表性。他在《月界旅行》的序言中指出，科学小说能够使读者“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辅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鲁迅甚至这样认为，针对当时旧中国封建势力和旧传统根深蒂固的现实，思想文化界“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这一说法固然夸大了科学小说的作用，但不难看出，当年这些伟大的思想先驱企望改造中国，探求祖国现代化之途的苦心。

今天，人类即将从20世纪迈入21世纪了。站在新旧世纪之交的历史门槛之前，回顾科学小说在中国的传播、兴起的曲折历史，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科学小说的现状，远远还没有实现鲁迅等先驱者在本世纪初的期望。尤其是在科学日新月异的今天，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对人们的思想、生活和社会的冲击力日益广泛而强大，这种大背景既为科学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多姿多彩的素材，大大拓展了科学小说涉及的空间，另一方面也不容忽视，这就是科学小说创作的难度也与日俱增，它对作家的科学素质、想象力和驾驭艺术手段的功力也更加苛求。如果摒除客观的人为因素，中国科学小说所以一直比较孱弱，缺少很高水平的力作，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主要原因恐怕还是我们的创作队伍自身的实力所致，这是不能回避的现实。

正是出于这样的估量，本社同仁有志为中国科学小说的繁荣尽一份绵薄之力。我们只想默默地做些扎扎实实的工作，尽我们之所能将一些优秀的外国科学小说介绍给读者，以拓宽中国读者的视野。我们也知道由于目前的知识产权保护的限制，翻译外国作家的作品已非易事，只能尽心尽力去尝试，

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所以我们特别企盼中国的翻译家能够支持我们的工作，介绍外国的新作与经典之作，沟通与海外的联系。

衷心期望中国的科学小说在新世纪迎来真正的发展与繁荣，这是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一点心愿。

金 涛

1995年9月14日

主要人物表

克尔恩教授——外科医生。

玛丽·洛兰——克尔恩教授雇用女助手。

约翰——克尔恩教授的黑人听差。

陶威尔教授——著名的医学家。

勃丽克——夜酒店的歌女。

托马——搬运工人。

日昂——专撬保险箱的窃贼。

红头发玛尔达——夜酒店的歌女。

阿尔曼·拉列——画家。

阿尔杜尔·陶威尔——陶威尔教授的儿子。

沙乌勃——运动家，拉列的朋友。

拉维诺医生——精神病院院长。

洛兰夫人——玛丽·洛兰的母亲。

目 录

第一次会见	(1)
禁止开放的龙头的秘密	(6)
头颅开口了	(11)
是死亡，还是谋杀	(17)
大城市里的牺牲者	(25)
实验室的新住户	(28)
头颅的娱乐	(34)
天上人间	(38)
善与恶	(49)
死去的“迪安娜”	(61)
逃跑了的“展览品”	(77)
唱完的歌曲	(84)
神秘的女人	(90)
愉快的游乐	(98)
到巴黎去	(107)
克尔恩的牺牲品	(112)
拉维诺的病院	(121)
“疯子”	(125)

“临床实践上棘手的病例”	(130)
新来的病人	(139)
逃跑	(144)
生死之际	(150)
又没有了身体	(157)
托马的第二次死亡	(164)
“阴谋者”	(169)
功亏一篑	(175)
最后一次会面	(180)

第一次会见

“请坐。”

玛丽·洛兰在一张厚垫的皮圈椅里坐了下来。

在克尔恩教授拆开了信封看信的当儿，她很快地把这间房间扫视了一下。

多么阴暗的房间啊！然而，在这里工作倒是不错，因为没有什么东西会使你分心。罩着一点不透亮的灯罩的电灯，只照亮了那堆满书籍、文稿和校样的书桌。眼睛勉勉强强能分辨出黑橡木的家具，深色的糊墙纸，深色的窗帷。在这昏暗的光线中，只有笨重的书橱里的书面上的烫金字闪烁着。墙上有一台老式的挂钟，长钟摆有节奏地、平稳的摆动。

洛兰把目光移到克尔恩身上，禁不住笑了笑，这位教授本人和这间房间的风格是完完全全相适应的。克尔恩的像是橡木雕出来的，魁伟的身体仿佛是家具的一部分。玳瑁框子的大眼镜有如两个表面。他的灰色的眼光在信纸上一行一行地移动着，眼珠就像钟摆那样地在摆动。直角形的鼻子，平直的眼框、嘴以及那四四方方的、向前突出的下巴，使这张脸像是立体派雕刻家雕塑出来的别具风格的装饰用的假面具。

“这种假面具是用来装饰壁炉的。”洛兰心里想。

“我的同事萨巴提耶已经跟我提起过您。不错，我确实需要一个助手。您是医学院的毕业生吗？那好极了。薪水是四十法郎一天，一星期结付一次，供早饭、午饭。可是我有一

个条件……”

克尔恩教授用他的干燥的手指在桌上戳了一下，提出一个意料不到的问题：

“您能保持缄默吗？女人全是爱说话的。您是女人，这很不好。您长得很漂亮，这就更不好了。”

“可是这有什么关系……”

“关系非常大。漂亮的女人是双料的女人。这就是说，也有着女人的双倍缺点。您可能有丈夫、朋友或是未婚夫，那么什么秘密都完蛋了。”

“不过……”

“没有什么‘不过’！您必须像鱼一样的沉默。对于您在这儿所看到和所听到的一切，您必须保持缄默。您接受这个条件吗？应该预先声明，违反这个条件将给您带来极端不愉快的后果，极端不愉快的。”

洛兰即感到为难，又感到兴趣……

“我同意这个条件，只要在这全部事情里没有……”

“您想说，没有犯罪行为吗？您尽可以放心，而且不会有什么责任连累您……您的神经正常吗？”

“我身体健康……”

克尔恩教授点了点头。

“您的家族里有没有酒徒，有没有神经衰弱患者，有没有羊癫疯患者？”

“没有。”

克尔恩又点了点头，

他的又干又尖的手指头按了按电铃的按钮。

门无声无息地开了。

在这昏暗的房间里，像正在显影的照相底片上那样，洛兰先只看见了两个眼睛的眼白，然后渐渐地现出了一个黑人的发亮的脸。黑色的头发和衣服跟深色的门帷融成一片。

“约翰！带洛兰小姐去看看实验室。”

黑人点了点头，请洛兰随他走，一面打开了第二扇门。

洛兰走进了一间伸手不见五指的房间。

电灯开关“卡嗒”一响，四盏磨沙玻璃的半球形灯的明亮的灯光照满了房间，洛兰不禁眯起眼睛来。在那间工作室的昏暗中呆过之后，这里的雪白的墙壁耀得人睁不开眼睛……盛着亮晶晶的外科医疗用具的玻璃柜子在闪闪发光。一些洛兰所不熟悉的、钢质的和铝质的器械射出冷飕飕的寒光。在擦得雪亮的铜件上，发出暖烘烘的、黄澄澄的亮光。此外便是各种管子、蛇管、曲颈瓶、玻璃缸……一切都是玻璃、橡胶、金属器具……

在房间的正中央是一张大解剖台。解剖台旁边放着一个玻璃箱子。箱子里有一颗在跳动的人的心脏，有一些管子从这颗心脏上通到一些罐子里去。

洛兰转过头来向旁边看看，她突然看见一件东西，使她像受到电击那样震颤了一下。

一个人的头颅——光有头，没有身躯——正对她望着。

头固定在一块四方形的玻璃板上。玻璃板由四条闪闪发光的金属支柱支持着。从割断了的动脉和静脉管，通过玻璃板上的圆孔，有联成一对一对的管子通到一些罐子里去。一根较粗的管子从喉咙里通出来，跟一个大玻璃缸联接起来。玻璃缸和那些罐上都装着龙头开关、压力表、温度表和一些洛兰不认识的仪表。

这个人头的眼睛关怀而伤心地望着洛兰，一面眨动着眼皮。不容怀疑，这个头颅脱离了身体，过着一种独立的、有知觉的生活。

这景象虽是触目惊心，然而洛兰仍旧不能不意识到，这个头颅非常像不久以前去世的著名外科医学专家陶威尔教授。这位学者以刚死的人体上割下来的器官恢复生命的试验而闻名。洛兰曾听过好几次他的极生动的公开讲演。她清楚地记得他的高高的前额，富有特点的侧影，卷曲的、开始在变成银白色的、浓密的金黄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不错，这是陶威尔教授的头。只有他的嘴唇和鼻子瘦了些，太阳穴和面颊凹了进去，眼睛较前更深地陷入眼眶里，白皙的皮肤添上了一层暗黄色的、木乃伊般的色调。然而眼神里仍是有生命、有思想的。

洛兰像中了魔法似地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蓝色的眼睛。

头颅没有声音地动动嘴唇。

这下洛兰受不住了，她险些儿昏过去。那个黑人扶住了她，把她领出了实验室。

“这真可怕，真可怕……”洛兰不住地说着，在圈椅上倒了下来。

克尔恩教授用指头在桌上打着点子，不说什么。

“请问，这个头莫不是……”

“陶威尔教授的吗？不错，这正是他的头，我的可敬的、已故同事陶威尔的头。是我使这个头恢复了生命。遗憾的是，我只能使头恢复生命，不能一下子学会把整个身体全恢复生命。可怜的陶威尔害了目前还没法医治的重病，临终时，他留下遗言把自己的身体贡献出来做我和他两人共同进行的医

学试验。他说：‘我整个一生已贡献给了科学，让我的死也为科学服务吧。我宁愿我的尸体供我的科学朋友研究，而不愿意它被坟墓里的蛆虫去啃食。’这就是陶威尔教授留下的遗嘱。于是我就接受了他的身体。我不但复活了他的心脏，还复活了他的意识，复活了一般人所说的‘灵魂’。这有什么可怕呢？直到现在，人们一直认为死是可怕的。使人从死里复活不正是人类几千年来的梦想吗？”

“与其这样复活，我是宁可死的。”

克尔恩教授做了一个意义含混的手势。

“不错，要说复活，它是有缺点的，可怜的陶威尔若是以这种姿态——这种不完整的姿态——出现在公众面前是不很舒服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试验保守秘密的原因。我说‘我们’，因为这也是陶威尔本人的愿望。此外，这个试验还没有进行到底呢。”

“那么，陶威尔教授，也就是他的头，是怎样来表示他的愿望的呢？头会说话吗？”

克尔恩教授一时感到有点窘。

“不，……陶威尔教授的头是不会说话的，可是他听得见，听得懂，也能够用面部的表情来回答……”

为了转移话题，克尔恩教授问道：

“这样说来，您接受我这儿的职位了？那好极了，明天早上九点以前我等您。可是请您记住：缄默、缄默，一定要缄默。”

禁止开放的龙头的秘密

玛丽·洛兰一生的遭遇不是轻松愉快的。父亲去世的那年她才十七岁。玛丽家里还有一个有病的母亲需要照应。父亲遗留下来的很小的一笔财产又要供她读书，又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可仍维持不了多久。她在一家报馆里做了几年的夜班校对员。在得到医学士学位之后，她想找一个职位，可是总找不到。曾经有人请她到新几内亚去，那是个黄热病猖獗的荒僻地方。玛丽既不愿意带着有病的母亲上那儿去，又不愿意离开她。这样，克尔恩教授这儿的职位，对她说来就是摆脱困境的一条出路了。

尽管工作很古怪，她还是几乎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洛兰不知道，克尔恩教授在录用她以前，早就对她进行过仔细的考查了。

她在克尔恩那里已经工作了两个星期。她的工作并不烦杂，只需在白天照料那些维持头颅的生命的各种仪器，夜间由约翰来接替她。

克尔恩教授给她解释罐子上那些龙头的使用方法，直到那个有一根粗管子通到头颅的喉咙里去的大玻璃缸的时候，克尔恩严厉地嘱咐她绝对不能开这个玻璃缸上的龙头。

“这个龙头一开，头颅立刻就会死掉。最近期间，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会把这个头的整个营养系统和这个玻璃缸的用途讲解给你听。目前你只要知道怎样使用别的几样仪器就够了。”

然而，克尔恩并不急于实现他的允诺。

在头颅的一个鼻孔里深深地插着一支小温度表，在规定的时间必须把它拿出来，记录体温。罐子上也安装着同样的温度表和压力表。洛兰必须留心地监视着罐子里的液体的温度和压力。调校得很好的仪器，并不给人很多麻烦，它们像钟表机械那样准确地运作着。那个紧贴在头颅的太阳穴上的一具特别敏感的仪器，会把脉搏记录下来，自动地在一条纸带上画出曲线。纸带一昼夜更换一次。罐子里的东西，是在洛兰来上班之前，乘她不在的时候添进去的。

玛丽渐渐和这个头颅搞熟了，并且还和它成了朋友。

当洛兰一清早带着由于步行和呼吸新鲜空气而变得绯红的面颊走进实验室来的时候，头颅微弱地对她笑笑，颤动着眼皮，表示问好。

这个头颅不能说话，然而在它和洛兰之间建立了一种用表情来代替的语言，虽然这些语言是极有限的。头颅的眼皮垂下来表示“是”，抬起来表示“不是”。嘴唇的无声的扇动也表示某种意思。

“您今天好不好？”洛兰问道。

头颅露出了“一丝笑容”，垂下了眼皮，表示“好，谢谢您。”

“您夜里好吗？”

头颅做了同样的面部表情。

洛兰一面问他话，一面敏捷地做着她的晨间的工作。她检查了仪器，看了体温和脉搏，在工作日记上记下来，然后，用一块柔软的海绵蘸了掺有酒精的蒸馏水，极小心地给头颅洗干净了脸，用脱脂棉擦干净耳轮，把挂在睫毛上的一小块棉花除去。洗了眼睛、耳朵、鼻子和嘴——洗鼻子和嘴是用

一种特制的小管子通到鼻子和嘴里去洗的，然后又把头发梳理好。

她的手敏捷而灵活地触着头颅，在头颅的脸上有一种满意的表情。

“今天天气好极了，” 罗兰说道，“天空非常非常的蓝，空气冷而清新，真使人想吸个饱。您瞧，太阳多么明媚，完全像春天一样。”

陶威尔教授的嘴角伤心地挂了下来，眼睛忧愁地向窗外望了一眼，就把目光停留在罗兰脸上了。

她有些恼恨自己，因而涨红了脸。多亏她的敏感的女人的本能，才没有说出头颅所无法得到的、并且会使它又一次地记起它自己的肉体上的缺陷的一切。

玛丽对这个头颅产生了一种母性的慈爱，就像对一个无助的、被自然亏待了的孩子一样。

“好啦，先生，让我们开始工作吧！”为了纠正自己的错误，罗兰慌忙这样说。

每天早上，在克尔恩教授到来之前，罗兰拿来一大堆最近的医学书刊给头颅看。头颅一本一本大致看看，遇到它所需要细读的文章就动动眉毛。于是罗兰就把那本杂志放在一个阅读架上，头颅就聚精会神地阅读起来。罗兰已习惯于随着头颅的眼睛猜出他在读哪一行，及时地替它翻过书页。

在需要在书页边上的空白处作记号的时候，头颅就向她示意，于是罗兰就用手指在字行间移动，随着头颅的眼睛所看的地方，用铅笔在书页边上作上记号。

头颅为什么要她在书页边上作记号呢？罗兰不能理解。然而要靠他们之间所用的由面部表情来表示的贫乏语言而得到